

匆匆赶路的时候,谁都不会左顾右盼,欣赏领略周围的风景;盘中的食物只能填饱肚子,哪会有闲情传杯换盏,饮酒划拳。同样地,洗澡时必须争分夺秒,时不我待,也不可能产生沐浴礼仪和沐浴文化,更遑论衍生那些《贵妃出浴图》《雅典娜的沐浴》等中西名作了。

在我的人生体验中,洗澡曾与仓促紧迫、敷衍潦草混同在一起。小时候家住棚户区,去外面澡堂洗澡是一种奢侈。夏天的傍晚拎一桶水,在路边窰井旁冲洗一番即可,到了冬天,洗澡就很繁琐了。先要在屋内拉一根绳子,挂上塑料薄膜浴帐,罩住底下的一个圆木盆,木盆里再放个搪瓷脸盆,然后倒上一热水瓶开水,蒸汽袅袅升腾,透明的塑料膜一片朦胧。人人浴帐,要不断添加热水,以保持温度,还得速战速决,顷刻出浴。我有个朋友聪明过人,可以算作太阳能热水器前传的书写者,他将一个汽油桶涂上黑漆,以便吸热,然后固定在房顶,引出一根冲水管进屋。桶里的水经过一天日晒,水温暖和不刺皮肤了,一家人穿梭在挂着帘门帘的灶间,动作便捷轮着入浴,与不断下降的水温抢时间、争速度。

后来我们搬到新工房,有了盥洗室,莲蓬花洒,浴霸暖风,可以慢条斯理、酣畅淋漓地洗个痛快了吧,还是不能。拧开龙头,流水哗哗,如同碎银击地,感觉心痛,还得紧赶慢赶地淋涂抹擦。那时候即便去大浴场,水龙头也是限流的,按一下出水,一分钟水停了,再得去按一下,循环往复,很有催促送客的意思。

今天我们走出了洗澡的窘境,

庄行,地处南上海奉贤,是一座具有浓郁水乡风貌的江南古镇。

那天,适逢周六下午,从狭窄整洁的西街悠悠然走到东街,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前停住了脚步,因楼里飘逸出筷子敲击碗碟的美妙韵律,这让我想起了经典影片《洪湖赤卫队》插曲“小曲好唱口难开”,演员边唱边用筷子敲击碟子的情景,美妙极了。循声来到二楼,见有镇上的民营锦海艺术团公益演出,看到一档叫“奉贤清音”的曲目,只听得男演员的演唱铿锵有力,女演员的演唱委婉动听,深深地被这类说唱艺术吸引住了。据介绍,“奉贤清音”属非遗,年逾花甲的男演员薛国强是传承人。

这“奉贤清音”起源于庄行,绵延千年,清末民初以后渐渐得到改良发展。农耕时代的人们劳作小憩、农闲宅家或餐前饭后,常用一支竹筷轻轻敲击碎花小碗碟,边敲边唱消愁释愤,自娱自乐,并演变成成为奉贤民间小曲小调。“清音”演出主要靠唱功,还辅以表演及说白等,使用的语言是地道的奉贤西乡话(庄行方言),内容有民间故事,四季农桑,生活琐事等,逢年过节、婚嫁喜庆,凡有清音演出,场面相当热闹。“黄秧落水转了青,田头清音闹盈盈。远听好像鸪鹑叫,近听活像凤凰声。”就是其中的经典唱词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“清音”在奉贤很多见,市场经济初期由于老艺人们纷纷外出打工或经商,其声音几乎销声匿迹。在“清音”面临失传的当儿,孩童时听着清音长大的薛国强觉得自己有责任担当,为振兴“清音”出点力。于是,他在全镇范围内寻觅志同道合者,组建了一支“清音”传唱队伍;拜健在的老艺人为师,挖掘整理传统曲目,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,创作创新。让这种古老的说唱艺术,在新时代、新生活中放射出别样的异彩。



浴事歌咏

肖振华

还原了沐浴的从容不迫、休闲享乐。春秋时流行“岁时拔除衅浴”礼俗,曾皙的志向是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孔子大为赞赏,后人也以“浴沂”比喻高雅志趣。文天祥《二月晦》就说:“何时暮春者,还我浴沂天。”澡浴值得歌咏的,还是沐浴时分诞生的沐浴文化。梁实秋说:“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。”古今中外,在这其中干成一件彪炳千秋大事的,当是阿基米德。一日坐在澡盆洗澡时,他看见水往外潜溢,突然灵光乍现,发现了浮力定律,奠定了流体静力学基础。文天祥着迷象棋,“客来不必笼中羽,我爱无如橘里枰”,在河中和客人共浴时棋瘾复发,欲与对弈,但水上无法铺展棋具,便提出用口说棋着的方式,展开“闭目棋”,由此推定,盲棋也算是沐浴中产生的精神产品。

浴事歌咏中,最为惹眼的当是苏轼。一次在泗州雍熙塔下的公共浴池,擦背师傅下手重了,苏轼轻吟浅唱,戏作《如梦令》:“水垢何曾相受。细看两俱无有。寄语揩背人,尽日劳君挥肘。轻手,轻手,居士本来无垢。”既无污垢,又洗什么?八解之池,禅定之水,禅师有过池为福之说,洗身上污垢,更重要是净心。苏轼在一首《宿海会寺》里说:“本来无垢洗更轻。”水是洁净



的,水和垢不能相融共存,我本洁净,我和污垢也是不能相融共存,垢里无我,我亦无垢。其中深意蕴含,令人回味。

澡雪垢滓而外,今天的沐浴还演变为欢乐故事。老同学聚会,酒楼歌厅去腻了,会选择大浴场,吃喝玩乐一应俱全,洗浴后身轻如燕,面红如花,大家精神焕发,唱响一场美妙的青春派对。家中的沐浴则是一场SPA独奏曲。洗澡时血液循环加快,声带随之放松,平常唱不上去的高音一蹴而就;浴室又是一个密闭环境,水珠会反射声音,便有了“混响音效”。再浪漫一点的,还会在《水中之花》交响曲中,演绎欧美影视中的一幕:浴缸里堆起的丰厚细腻纯白泡沫,撒有一片片红色玫瑰花瓣,中间支一方乌木浴架,放着红酒杯,iPad,水果切片果盘……

我有位写现代诗的朋友,说洗澡是“肌肤和水的相遇”。有一次,他在浴场里和单位老总相遇,平日诗人有点清高,冷颜寡言,碰到领导更不搭理,但在浴池瞥见公司老总的那一刻,不知为什么,他会不期然地笑脸相迎,还主动打了一声招呼。他告诉我,这事后来在他脑海中盘旋了许久,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,而领导、师长这些身份,像一层外壳把人最基本的东西掩藏了起来。浴池今化醒泉清。他感悟道,无论谁拥有怎样的身份,在这里大家一样,都是最普通的人,彼此挨近,和谐融通。澡身浴德,这也算是洗浴中人与人相遇、碰撞后,溅起的一种沐浴文化吧。

不辞长作“岭”上人

林筱瑾

母亲13岁那年,清贫的外婆把她从福州带到上海,放在家境殷实的妹妹、我的姨婆家。

姨婆的一双儿女中学毕业后去外地念大学,工作后都没回到在上海的她身边。姨婆待母亲视若己出,陪伴左右。母亲的念书和求职工作一帆风顺,机缘巧合的是后来的爱人,我的父亲也是福建人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家三代同堂蜗居于上海卢湾老弄堂。由祖母操持的家,故乡的印记无处不在:竹榻躺椅、鱼露、鱼圆、肉燕……即使在凭票供应的年代,福建的平民美食从未缺席,勤劳的祖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

祖母不会沪语和普通话,福州话遂成家中第一用语,这样,乡音不知不觉地把祖籍的认知潜移默化

到我心里。表伯、姑妈远道而来,也带来了笋干、鱿鱼干和海蜇头,更捎来一屋子混合了桂圆和生猛鱼腥的福州味。那时,我的心也从作业本里飞奔出来,竖起耳朵聆听熟悉的语调,当我用学会的福州方言与他们对话时,他们喜形于色。自己对祖籍的一往情深不如说是一“闽”情深,福州二字,早早地烙在童年的心头。

平日,母亲舍不得花7分钱坐电车,步行至徐家汇上班,每月5日雷打不动地把一半工资存入银行,为的是两年一次的省亲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从上海至福州的绿皮火车,在鹰潭中转,经一日一夜才能抵达。每次在火车站见到“福州站”三个大字,母亲说她总是激动得



热泪盈眶。父母亲白手起家,用勤奋在上海站稳了脚跟。

如今,八秩高龄的母亲,在上海生活已超过一个甲子,儿女退休、孙辈都参加了工作。老长辈们渐渐离去,衣食无忧的母亲常牵挂着远方的弟弟,电话连上便不松手。在一次回乡过节期间,福州城片片拔地而起的住宅,山海之间水清木华的美景、熟悉的乡音令她满目生辉、欲罢不能。

寻根是游子挥不去的心念,能随父母在人文之地、美食之乡的故土生活,也一直萦绕在一个上海福

的名义就是请寄名亲。

满载着演员和布景道具的戏船还没驶进村子,当地的老乡就在村口伸长脖子遥遥张望了。倒篙、系缆、船泊妥,我们开始卸铺盖和戏具,老乡们则开始了“攻势”,他们鉴貌辨色、细细观察,观察之下都是光鲜漂亮的男女,一时看花了眼,也顾不得许多了,二话没说,扛起我们的铺盖就往他(她)家去,我们假装争抢,其实心中有数,老乡们是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住,那当然比睡“呖脚大床(打地铺)”和吃大锅饭要强,我们于是半推半就去了他们家。还有多是争抢场面,我们就稍作分辨,选中其中的一家,跟随他(她)回家。这时他们的外乡外村的亲戚都在场,主人脸上越发神采飞扬,请我们上座,给我们斟酒撷菜,接着就提出了结寄名亲的事儿,我们呢,也乐得来个顺水推舟,答应了下来,有道是“叫人不蚀本,舌头打个滚”,叫老乡一声“寄爹寄娘”又何妨呢?况且不一定我们做小辈,多数是乡下的孩子认我们做了寄爹寄娘。老乡们与我们认下了寄名亲,这时还是个谜,因为他们还不知我们谁是主角,谁是龙套哩,一直要到夜里登台亮相才见了分晓。不过,即使认的不是主角,他们也不懊悔,他们总之觉得脸上有光,他们是跟演员结了寄名亲。

萍水相逢跟老乡结寄名亲,我们不大当回事,有的老乡可认了真,他们一本正经进县城来探亲,捎来乡下的土特产,有时,我们竟然忘了这门亲戚,正支吾间,他们挑明了,说是怎么不记得啦?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村认下的,还喝过认亲酒呢!我们装作记得很牢的样子:“哦,哪会不记得呢,时刻惦记着呢。”于是就请他们在县城里看戏,要给他们买前排的票,他们不乐意,他们认为最高的礼遇是请他们在舞台的“耳朵(侧幕)”里看戏,这说明没见外,是真正的亲戚。有一年过年,一下涌来了十几个寄名亲(各人认下的),舞台的“耳朵”里容纳不下,摆不平,纷纭杂沓,势必影响演出,领导就一刀切,谁的寄名亲也不许钻“耳朵”看戏,使我们在寄名亲面前好没面子。



州人后代心中。前些年,冥冥之中缘结福州鼓岭的一处山居住宅,我终于携母亲安然回归故里,福州,不再是户口本上铅印的一行祖籍。

收房了!入户门上悬着的红绸花球映红了母亲笑成花团的脸,我们依老家习俗,用稻米杂粮红袋,小心翼翼地播撒出五谷丰登的吉祥如意。微信群的便捷让素未谋面的左邻右舍们瞬间熟稔起来。即使在千里之外的黄浦江畔,我也能旋即知晓岭上变幻的阴晴雨雪,让人深感生活在现代科技中何其幸运。

每逢佳节,我从虹桥

悠悠地用单反加长焦镜头拍摄,那该有多美。

另一次,从阿里的班公湖前往十三里营,全程七八百公里无任何村落和旅店,逼得司机极限狂驶,也迫使我脚不点地,一直隔着车窗不停掀快门。若 not 这样,拖延滞留,当晚恐怕要在无人区“披星戴月”。这类例子不可胜计。

“不驻足拍摄”说易拍难,需掌握几点诀窍。首先,熟悉摆弄手机各种暗藏的智能模式,如善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调整好不同焦段、曝光加减等参数。其次,由于手机从熄屏到亮屏稍有延迟,因而对途经地貌要有预见性,不然一旦看到时机再匆忙出手,容易虚焦或者错失。最后,借助晴好的天气来提高手机曝光速度,留意行驶中车辆的光照方位,捕捉理想的光影效果。

景色在流动,画面可定格。人在旅途,倘若缺乏“不驻足拍摄”的应手薄技,纵使车窗外的风光再迷人,也无法追风摄影,那只能干瞪眼。

舞台「耳朵」里的寄名亲

吴翼民